

文 學 叢 刊

煙 苗 季

周 文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定價金圓二元一角

作文周

林 文 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冊六十共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巴	荒	蔣	陳	沙	白	周
金	煤	牧	白	汀	文	文
童	短	短	短	短	中	長
話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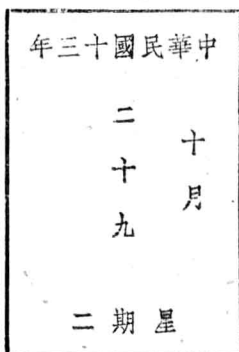
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	魯迅	魯彥	黎烈文	麗尼	沈從文	李健吾	胡風
報告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劇本	詩集

三十七年十月三版

一

高大玻璃窗外的太陽偏斜了，透過窗邊倒垂的芭蕉葉叢射進零零碎碎的黃光來，直窺着那板壁上掛的一本日曆。



白胖的圓臉，有着一對陰銳眼睛和兩撇淺八字鬚的趙軍需官，用手指很凶的揭開這一張日曆，憤憤的扯它下來，便掉過胖臉來粗聲喊道：

『趙得貴！天天叫你記得撕日曆！撕日曆！你看你又忘啦！哼，一天到晚就只曉得去和別的勤務兵又麻將……』

他這宏亮的喊聲，震得屋角都起着回響；在他坐的檯子旁邊，他那圍着白紗帳的眠床上，擺成一個大字形，橫躺着就睡熟了的陳監印官，也都一驚的睜開他那蒼白瘦臉上的眼睛皮，從兩條眼縫凸出那模糊的網滿紅絲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閉攏眼皮，張開死鱸魚似的嘴，現出兩顆黃澄澄的金牙齒尖，『呼——哈』

『呼——哈』地又打起鼾來。

穿着灰布軍服的趙得貴，蹲在床的斜對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銀元箱和煤油箱之間，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幾盞紅色圓燈鐮的美孚燈。他正在一盞一盞地灌進煤油去。忽然聽見趙軍需官的喊聲，嚇得拿着油罇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潑在地

板上。

『你傻啦！』趙軍需官憤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賬簿上一拍，就站起來。『你看又把洋油潑滿一地！這麼不小心！雖是公家的東西，也要曉得愛惜！喂，過來，我問你！』

趙得貴不高興的噙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忸怩地用兩手的指頭扭弄着胸前灰軍服的銅鈕扣。

『喂，還有一桶洋油哪裏去了？』

趙得貴一驚，知道那件事被發覺了，不由得慌亂了一下；但他鎮靜着，很快掉過臉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這裏。』

『不，我不是問你這十箱。我是問你從前那十箱。』

『軍需官，你不是看見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爺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問你那十箱。我是問你從那十箱裏一點一點勻出來的那一桶。』

趙軍需官說到這裏，嘴唇惡狠狠的張開，兩隻眼睛却笑着，偏着頭，在審察着趙得貴的臉色。

『沒有。』趙得貴斬截地回答。『真的沒有。』

『哼，說謊！』趙軍需官怒怔一對眼珠了。『在我的面前，你還玩甚麼花頭？把手放下來，別弄着鈕扣！你來了這樣久，還一點規矩都沒有！別人看見了，成甚麼體統！說話的時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甚麼都不要緊，但撒謊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說你賣給恆豐祥家管賬先生的那桶洋油！』

趙得貴的臉通紅了，紅得就像一塊火磚。他的兩手直直垂着好像沒有地方攔似的，一面扭弄着軍褲的褲縫，一面答道：

『哪裏沒有。』

『你還嘴硬！你賣給那管賬的劉先生是多少錢？我都知道了！就是叫你到恆豐祥去送洋油來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見高媽沒有？』趙軍需官的兩眼又含着

笑了，眼光陰銳的緊盯住他，像要直透進他靈魂裏面。

趙得貴的臉更紅了，避開趙軍需官的眼光，頹喪地垂下頭。

『我說給你聽。那天恆豐祥請老太太吃飯，高媽跟隨去的，她就在櫃房碰見你！』趙軍需官說到這裏，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龍香煙來，含在嘴上，用大指捏開打火機，一點純青的火就跳起來。他燃了香煙之後，使勁的吸了一口，把一團白色濃煙吹在趙得貴的臉上。他閒適地鑒賞着他臉色的變化。

趙得貴忽然抬起臉來，臉由紅轉青。

『哦，軍需官，我那天回來的時候有一件事忘了報告了。就是那天軍需官叫我去叫的洋油是十二箱，當時老太太說拿兩箱送到公館裏去。』

趙軍需官的心咚的一跳，趕快瞪他一眼，打斷他的話。接着就慌忙射出眼光向前面門口一掃；幸而門口那兒是空蕩蕩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來的時候，看見陳監印官仍然在床上橫躺着，一點也沒有動，從死鱸魚似的嘴裏『呼——哈』『呼

——『哈』地在大聲打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氣來。

——『哼，這傢伙居然要報復我！——他這麼想着，便圓睜兩眼憤怒了。想拿起手掌來鉄鉄實實的打他幾耳光。但他立刻記起那兩箱洋油的事情和這傢伙曾經知道的這兩箱洋油以外的許多事情，他又才勉強把鼻孔裏粗大的呼吸和緩下來，但仍然兩眼不瞬的瞪着他的臉。他這樣感慨地覺着：

——以爲說用自己人作心腹，誰知自己人竟是他媽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遲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當了禁煙委員了！』忽然旁邊這麼喊了一聲。

兩個嚇一大跳，都趕快嚴重的把臉旋風似的掉過去，一看，門口那兒空蕩蕩的，並沒有別人進來，就只陳監印官仍然橫躺在床上，兩眼閉住，咂咂嘴，又大聲打起鼾來。但隨即鼾聲又停止了，咂咂嘴：

『哈哈，不敢當！不敢當……！』

趙軍需官和趙得貴都皺着眉頭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

『自然自然！』陳監印官又動着他那死鱸魚似的嘴唇模模糊糊說起來了。

『呃……呃……這雖然可以弄它幾萬，但也……不過……呼——哈……呼——

哈……哪裏哪裏……』

趙軍需官哈哈笑了起來。

『哈哈！』趙得貴也笑了起來。

趙軍需官立刻皺着眉頭，鼓起兩眼瞪着趙得貴。

趙得貴趕快把嘴閉住了，但還是忍不住：

『嘻嘻！』

『有甚麼好笑！』趙軍需官把臉沉了下來。

門口忽然黑了一團，隨即出現一個頭在那兒探一下。

『哪個！』趙軍需官大聲喊道。

陳監印官忽然停止鼾聲，嚇得睜開了眼睛。

門口那一個頭也進來了，是一個小勤務兵，端正地站在門口：

『報告軍需官！監印官在這兒沒有？有公事請他蓋印。』

陳監印官睜大兩眼楞了一下，隨即坐了起來，看了那小勤務兵一會。

『呵呵！』他恍然地說。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來就走。但走不兩步，他却又一

楞的站住了，向那勤務兵說道：

『你去，我就來！』

隨即他就轉身到趙軍需官面前來了。

『表哥，』他說。『我跑來等你就等睡着了。請你借五十塊錢給我。』

趙軍需官皺緊眉頭：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經支去一半了麼？』

『監印官！』那小勤務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蓋印的。旅長說，那是清理官產』

的一件，等着就要發出去的。」

「曉得了！就來！」陳監印官憤憤的瞪他一眼，隨即又掉過臉來嘴角含笑地望著趙軍需官。

「喏喏，我這算作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嗎？」

趙軍需官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裏有錢呀！你曉得。」

「那麼你把下個月那一半支給我，好嗎？」

「我算給你聽：現在各營連的伙餉，上個月的還沒有發，徵收局撥來的款子也還沒有提到，太前天還叫我送三千塊錢去……你看我們這一個月虧空了這許多，現在就只希望那兩筆官產收來救急！這是你也曉得的。好了，你趕快去把那件公事印好發出去吧，我對這正等得急呢！」

「啊呀啊呀，我才向你借幾十塊錢，你就給我報了這許多！我又不是來查你的

賬的！陳監印官有些氣憤了。『自然我知道你等得急！爲那官產的事情，那事主陳大興前天不是提了一包東西到你家裏麼，你還說你沒有錢！』

趙軍需官臉紅了，立刻帶着責備的聲音說道：

『表弟！你別胡說八道！』

『我只要你把那下一半支給我。』

『此刻沒有現錢呀！』

『那麼票子！』

『票子也沒有呀！』

『嘖嘖！唉，你這人，真是！』陳監印官急得臉紅筋脹的跳起來了。

『好了好了，』趙軍需官趕快陪着笑拍拍他的肩頭。『你去把公事辦了來再說，好吧？你看你那勤務兵還在等你呢！』

陳監印官無可奈何的嘆一口氣，就轉身跟那勤務兵出去了。

『嘻嘻！』趙得貴還望着他出去背影笑了一下。

『有甚麼好笑！』趙軍需官立刻瞪了趙得貴一眼。『哼，一點規矩都沒有！』把洋燈通通上好了來再給你說！』

趙得貴嚙着喇叭管似的嘴向滿地美孚燈那兒走去；但立刻他又站住，遲疑了一下，就轉身走來了。他站在趙軍需官的背後，嘴唇先動兩動，兩手的指頭扭弄着胸前的銅鈕扣，然後說：

『軍需官！我今天遇着我家大伯伯，他是聽見軍需官要放禁煙委員的消息跑來了！』

趙軍需官對着面前攤開的一本流水簿子坐着，只微微偏過半面臉來，挺着頸根，楞着兩眼聽下去。

『他說，給軍需官道喜！他送了四塊臘肉兩支鷄來，我都交給老太太了。大伯伯說，他們這些年因爲年成不好，租谷不好收；去年江防軍打來的時候，他又很吃了不』

少的虧；並且去年他的佃戶和別的佃戶還鬧了一次抗租的風潮……今年有些數不下去了！他說，一筆也寫不出幾個「趙」字，少不得來求軍需官，將來賞他一個小委員……」

『曉得了！』趙軍需官粗聲的說，心裏却不高興地想：

——哼，你家大伯伯！他大概忘了去年我們打敗仗退走的時候，送幾口箱子到他那裏去寄放都不肯！哼，他現在也記起了軍需官……

他一想到這裏，却也覺得很高興：

——他究竟也來找我來了！但他家二伯伯還不敢來找我呢！那一個有着絡鬚的二伯伯，記得當母親守寡的那年，他們在祖墳山辦清明酒的時候，當着那許多人，他是怎樣一手指着天，一手拍着屁股，詛咒地說要怎樣的看見我們「披襟襟，挂柳柳」！『呵！好，我將來就要坐着拱竿的綠紗轎，轎後跟着兩個揹盒子砲的勤務兵打他們門口闖過去給他看看……』

他興奮了起來，立刻把頸根一挺。他把香煙插在嘴角，半閉着一隻眼睛，挺舒服的吸了一口，讓兩條白色煙龍打鼻孔從容不迫地直爬出來，輕輕飄散。他又想起將來到差以後的計劃來了：

——不錯，將來我的手下至少也要派四個小委員。老婆的弟弟自然是一個。前天恆豐祥老板曾經向我講起他少爺，那恰恰是由他經手幫旅長又買一份水田的。那天講起來的，那自然是不好推脫的囉！還有……

他越想下去，好像覺得自己已不是坐在旅部的軍需室，而是禁煙事務所的委員室了。

抬頭一看，在他坐的辦公棹前那明亮亮的玻璃窗外，天井裏的黃色陽光更加明亮起來，好像在發笑。窗邊五株黃了葉尖的芭蕉看來都好像特別光亮。他於是快

● 「披襟襟，掛柳柳」即穿襠襠衣服的意思。

活地摸着自己淺淺的八字鬚喊道：

『趙得貴！去給我喊一個理髮匠來！』

他掉頭來看時，見趙得貴正在給美孚燈們上煤油，他又才恍然地阻止他道：

『哦哦，現在不忙吧！』